

点
击
香
山

点击香山文化部落

文化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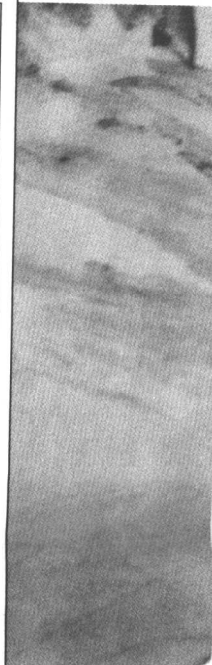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那琪 著

点击香山文化部落

那 琪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点击香山文化部落 / 那琪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4
ISBN7-5059-3782-0

I. 点… II. 那… III. 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24709号

点击香山文化部落

著者: 那琪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开本: 1/32

字数: 150千

印张: 7

印数: 1-3000册

版次: 2006年4月

书号: ISBN 7-5059-3782-0/I.3641

定价: 20.00元

瞧，这些人！

香山其实就是一座山，海拔四百多米，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不香也不臭，真像一座山。那些以为搬入香山就可以遗世独立的游仙狂道们，几个月后便不知所踪，留下来的是真正热爱香山，打死也要在山脚下生活的艺术家们。我早已听说，诗人、小说家和画家是这堆人中的狂狷孟浪之徒，他们不时聚在某处飞觞而歌，愤世嫉俗，骚喊乱叫，甩头骂娘，连早已上树睡觉的鸟都实在忍受不了纷纷自杀，植物园里的梅花也被吓得抖落了不知多少，害得第二天清晨的洁园工人也甩头骂娘——“操！”

余生也晚，当我终于长到24岁，终于可以来北京，终于可以混迹在这些人中甩头骂娘，大可早已结束了他穷欢乐的圆明园画家生涯，那琪也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大可的妻子。他们在香山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成为那里的隐匿之光。据2002年春天和我一起住进香山公主坟3号的沙漠舟打探，他们的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他们的猫经常大摇大摆地在屋顶上散步……那时我正热火朝天地在一家报社干着文字编辑的活儿，哪里还顾得上这些。直到春天的晚些时候，我正在石永文的那台电脑上写着愤怒的春天的诗行，熊晋仁引着一党人突然闯进了我们的房间，来不及相互介绍便展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西方现代文化嫁接的宏大讨论。话端已经开启，除了倾听和介入别无他选。

我是在那次聚会的时候认识大可和那琪的。后来的某段时间，吴大可和那琪突然热衷于“香山龙脉文化”的梳理和传播，他们拓下了不止一块即将消失的碑刻，探到了不止四条旅游路线，开放“香居清舍”……欢迎朋友的朋友或陌生人前往打扰。《点击香山文化部落》当是那时宏大构思的产物。青春如泡影，斯人扬鞭远。在那琪的这部浸透着时间和爱的稿子即将付梓之时，他们的孩子已经

安静地来到了我们的世界，一家三口过着最简朴的生活，想着最深奥的问题。大可不时地画上几幅罗汉图，似乎已经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奥秘。

说到他们，我还想起我的另外一些结识于香山的朋友。与王少农结识于2001年初秋，与段卫洲结识于2003年仲夏。他们熟悉的陕西作家老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段卫洲：“他将自己的诗，用几乎是很原始的方式打印出来，装订成册，然后游走于校园或街头，以极低廉的价格，蹲地出售。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一册：《幸福是头猪》。非常感动。一本极其美好的书。为这本书，我曾到香山脚下找到这个诗人。看到他带着自己湖南籍的小女友，在一所农家院里，布衣粗食，过着极其简单但却是极其充实和纯净的日子。”

老村的思索也许部分地道出了香山作为一个文化部落的意义。“……他们的心灵在这里，得到了真的解脱。事实上他们真的所求无多。但从精神的层面讲，对我们这个社会，他们竟是最可爱的一群。人为什么不能做梦？人其实是可以做梦的。有时候梦里的生活，竟是你自己彻底的活着。我为这样一群诗人，这样一群青年，体验到少有的文学感动。我很遗憾当今所谓的文学，没注意到他们的努力。他们是用切实的生命激情与痛苦，对文学作出推进。当一种写作仅仅是为写作而写作，或者与生命状态无关或关系甚少的时候，这写作其实就已经死了。而如今流行市面的，大多是这种死了的文学。而活着的文学大多在生活的底层。我想将这种文学称之为布衣的文学，新鲜而洁净，美好而真实，贴着你的身体，你的感觉，是一种真正彻底的文学。”老姜很辣，写《骚土》的老人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就不再赘笔。

在香山，我认识的人不止于他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前诗人曾德旷，戴着遮住了半张脸的眼镜，手中斜提着酒瓶，唱着流浪汉之歌，在塔后身一闪即逝。身残志坚的沙漠舟和杜和平一度成为龙雨农教授的“哼哈二将”，俨然这位神秘教授的左膀右臂。被那琪称为“童话诗人”的十一，她的《诗本》灵气十足，气若游丝或磅礴狠命，竟也别有幽趣。被我称为“香山荷马”的盲诗人周云蓬更

是思虑广远，不仅解决了无法看见世界的诸多问题，并遭遇女画家于小雅，爱情快速地登堂入室，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他在香山期间，发行了民谣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印出诗集《春天责备》，编辑民刊《低岸》。说到民刊，我就想起三叶来。这个青岛诗人能背诵他的所有晦涩隐秘的诗篇，我们在香山一见如故，火速地办了本名为《枕草子》的民刊，在诗歌“朴素、明亮、灵气”的刊物取舍向度上，我们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介绍我们认识的人是苏霍，这是一个长得非常英俊的男人，我们认为他有希腊血统，有着“大卫的身材”。我需要说明的是，他的诗歌正在以飞毛腿导弹的速度向前飞奔，那是激情、火焰和酒精的速度，迪兰·托马斯的速度。当然，这一速度始终与女画家张彬的推拉助燃。

住在香山北营老九号的怪物不止一个。来自福建的徐天舟，才思飞扬有李杜遗风，自创“天舟飞墨”随意洒脱惊煞古今，嫂子小卢的才华则主要展现在烧菜上，炉灶之间火光之中妙菜出矣。三叶、刘枫比邻而居，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呢？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徒弟。学的什么？古琴。夜半三更，刘枫琴兴正浓，丝弦弹动间渐入化境，苍凉、豪迈，余音绕着屋顶飞翔，及至第二天午后，香山的姐妹花晏南晏北还在往他的房间里直冲。优秀的长笛手刘枫对乐器有着天才般的领悟能力，在我的印象中，十八般乐器就没有他玩不转的。他和住在植物园宾馆、国际背景复杂的长发阿里在2004年创立了一个名为“丝绸之路”的乐队。张遥的房间里摆着一台硕大的电视机，吉他挂在墙上，永远是这样，他有着做不完的稿子和写不完的诗。这个屋子现在的主人是女诗人陆薇，据网络博客“三四人集”透露，这个80年代出生的小丫头已经突破了400首诗歌的写作大关，这可不包括她那些兴许更精彩的童话。她的目标是在39岁时成功地让伊丽莎白·毕晓普奶奶安息。前排住着写小说的福建女作家胡汉华，这个有着浓厚的“香山情结”的大姐是香山消息通灵者，她在喝啤酒和煮咖啡的间隙里写着一部始终没有完成的家族小说。围着香山住的人，我所认识的还有安徽籍诗画家魏克，自由漫画，台球啤酒，好不快哉；浙江籍女诗人沈木槿，波西米亚

女郎，养着狗，写着诗；湖南籍作家陈君，他的《青春泡泡》充满对已逝青春的歌德式哀婉；李昂，这个头发乱糟糟的家伙经常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练琴；另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家伙朱乌有住在塔后身，也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夜整夜地看书，思索我们时代青年的精神状况；我的同乡沈秋园有着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她在身体力行地进行着伦理学的探究；学新闻出身的姜明峰勤勉向上，他的房间是所有香山男人房间中最干净的房间；留着两撇小胡须的罗秋华在香山如鱼得水，经常敲开女孩的门，与她们谈论得道与艺术之间的若干关系；仍旧年轻的井中月早已把自己的研究视角投放到了史前人类时代，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老，也并没有因此而与欧阳姑娘不和，也许此刻，他们正抱着自己的猫走在香山皎洁的月光下。只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石永文，我的东北大朋友，他早已搬离香山，在北大附近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此刻，在北京东部夜晚的星空下，我想起曾与我在香山共同生活过的朋友，他们现在散落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与什么样的姑娘谈着恋爱，世界在他们眼中是美好的还是邪恶的……所有这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难能可贵的是，那琪经过大量的一线访谈，获得了几麻袋住过香山的诗人、艺术家、流浪汉、神公巫婆们的秘密档案，并将之公诸于众，一一摆在人民雪亮的眼睛前，肯定有意思极了。

我想，在那么浩大的香山，潜龙在渊的肯定不止大可和那琪夫妇，也不止他们书中所采访到的这些人。许多年以后，又会有与我们现在一样的年轻人来到香山，他们也许会看到这本书，也许会说：“瞧，这些人！”

施袁喜

2006年3月3日

守望香山

有这样一个地方，你住多久都不算久；有这样一个地方，你走过多少遍总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

京西有这样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像一双高悬于苍穹之外的眼睛，冷眼旁观这个繁华喧嚣的都市。三面环山的簸箕形的容器里，正炽火焰焰，梵香缭绕，至唐宋元明以来千百年间，这里有卧佛寺、碧云寺、香山寺、法海寺，鹿岩精舍、玉皇顶、东岳碧霞宫，佛道两家的道场如雨后天池，一时间世代的香火愈烧愈旺，来往的人群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百姓，文人骚客、三教九流更是络绎不绝。乾隆御笔的香山寺、雪芹著书的黄叶村、五百罗汉看护的耶律楚材的家庙，西藏六世班禅的行宫，曾经安息过国父英灵的碧云寺，留下毛泽东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双清别墅……历朝历代，多少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看上了这块开山门户、龙脉之首。在汇集于此的群贤之中，更少不了文人骚客、艺术家、思想者：冯友兰、沈从文、梁启超、梅兰芳、杨沫、黄胄、圣琼·佩斯，不知有多少游侠高士济济一堂，时而高谈国事，时而闲步云庭，匆匆过客，芸芸众生，把太多的记忆留在了这里，把更多真实的生活留给了我们这群不知名的后生。这里发生的一切，香山老人不遗余力地把它写在自己的脸上，记在心里。多少年以后，当你走在通往香山深处的羊肠小路上，温热的石板开始慢慢恢复了记忆，所有的面孔叠加在一起，在潮湿的空气中片刻繁衍、升腾，羽化成颗颗甘露，滋润着大山，滋润着昨天与今天，生与死、灵与肉，一位来自于仁者内心纯净的宽容，一条来自于大山深处的乾贤之路，永不疲惫的香山之夜啊！弥漫着雨后独有的阵阵艾草香，有多少芬芳的思想在此碰撞，灵光之后的宁静，呵护着香山子夜里的每一根草、每一棵树。

时间仍在继续，关于香山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一群不安寂寞的

灵魂，再一次把生活推向了岸边等待阳光的烤问，等待自己的主人，浪峰之上敢于弄潮的野孩子们。

如今的香山，比往年热闹了很多，和尚、道人、学子、诗人、艺术家、推车的、掌鞋的、爬山的，一一出场，登台亮相，曾经的皇家园林仿佛真的成了北京名副其实的后花园，成为这繁华都市背后一道遮风避雨的屏风，对此香山当理直气壮地成为这群文化人借以栖息的巢。

又过多少年以后，有人在回想往事的时候总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地方，想起自己的青春韶华，想起那段长了翅膀的岁月，有人在流泪，有人被感动。

不知那里是哪里，是山。

山的下面是哪里，是灯。

灯的下面夜不能寐的，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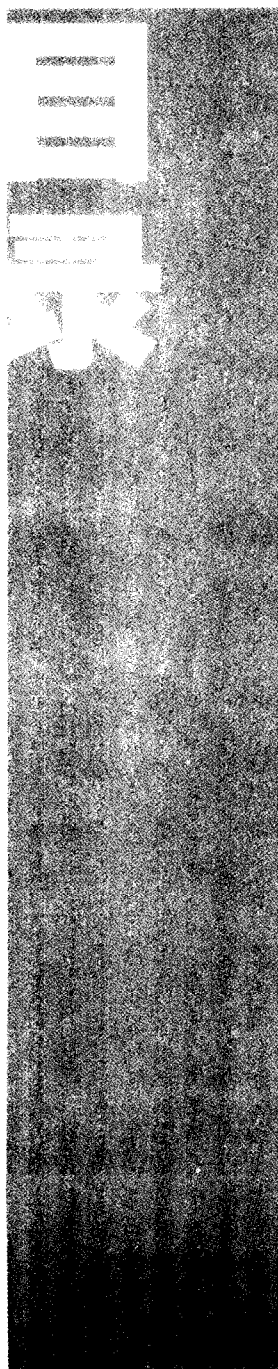
是香山这群从无困意的守望者。

大可

2005年仲夏于香居清舍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接待西藏班禅六世来京“祝厘”而特意修建。昭庙仿照西藏札什伦布寺风格而建，意为尊者神庙。



序一：瞧，这些人！（施袁喜）

序二：守望香山（大可）

衣无尘：行者之梦 / 9

张彬：梦有多远，路就有多远 / 13

下山的东北虎高成汉 / 16

黄河岸跑来的瘦马张竿 / 27

悼念我们的圆明园 / 33

一对艺术家夫妇的“闲情偶寄” / 40

邹阳：回归传统 / 51

三叶：我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 / 60

曾德旷：一个天才诗人的道白 / 70

孙渝：女人是艺术的一大半 / 79

段卫洲：寻找我的好姑娘 / 86

童话诗人十一 / 96

盲人歌手周云蓬 / 100

敦煌佛女 / 105

禅者人然 / 117

徐天舟的卧龙山庄 / 126

罗秋华的香山客厅 / 130

张吉利与北京三号院 / 133

王子庐的宗教营销学 / 140

刘枫的灵魂皈依路 / 146

胡汉华：用文学抚慰心灵 / 151

苏大喜：遥远的张望 / 157

王少农：虚无的诱惑 / 161

张遥：仓库管理员 / 166

法界浪子老熊 /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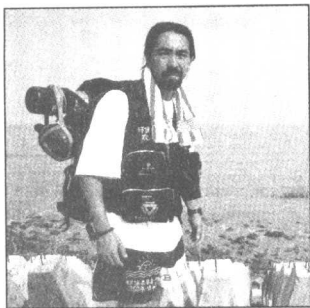
熊晋仁：生命是一个愿望 / 178

大可：生命最大的可能 / 197

张琴：落脚香山话人文 / 211

后记：情系香山（那琪）





衣无尘

影视工作者，环保旅行家。

70年代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黑土地上庄户人家，青年服役沈阳军区某部。经历坎坷，从事过多种职业，戏称是“社会大学生存系”毕业。2000年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徒步中国万里海疆。2004年创办“大海环保公社”网站。

■ 衣无尘：行者之梦

老衣是2000年从香山出发的，2001年又回到了香山。

那是老衣的一个策略，得在新千年做点事，足以打动自己打动人世人的事，于是老衣决定沿着中国海走一圈。之前，老衣在影视圈里混，但只演个配角，老衣不甘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一辈子。

老衣的计划比较周密，行军包、帐篷、睡袋、相机一一备齐，最重要的是钱，老衣四处化缘，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家里的兄妹、城里的朋友、相关单位的领导，能拜访的都拜访了一遍，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没钱没物的就送几句话。老衣一边张罗着钱款，一边还得做身体上的准备，每天坚持爬几个小时的山，老衣非常理性，身体这一关过不去，那就得半路夭折。

钱粮和身体解决完了，还得张罗着媒体等方方面面的事情，报纸、电台、学校、电影厂、环保局、民间环保组织，得先把声势造出去，否则这个“保护万里海疆”的行走就起不到作用。能想的都想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天衣无缝后，老衣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出发了，那一天正是2000年1月1日。

老衣从北京天安门出发，坐火车到海岸线最北边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一路南下，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途经9省2市，历时一年，行程万余公里，在沿途近100所大中专院校演讲、座谈，宣传“科技以自然为本、环保是科学的坐标”！

路上的辛苦自是外人无法想象的，用老衣的一句话概括就是：饱经世事艰辛、历尽人间冷暖。总而言之，老衣是活着回来了，在2001年1月1日。

一路风尘，终于回到了北京，太阳最红的地方。老衣出行前一头秀发，回来时已剪断青丝；出行前衣食无忧，回来后吃住都成问题，老衣的美好想象出了点问题。但老衣也挺满足，他已经尽力了，至于名利，用老衣的话说：一个人徒步走一年，万余里，去实践一个关于自己和自己所处人群都关注的环保问题，去实践一个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美好愿望，这属正念，这样的人即使出了点名，又有什么不好呢？但老衣似乎也没出什么名，还得住在香山两百多元一间的偏房里，还得吃上顿下顿一天三顿的馅饼，老衣仍然是老衣。老衣明白了，英雄的时代过去了！

2002年的中秋，老衣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赏月，忽然泪水夺眶，他想起了自己的万里之行，想起自己出行前回来后的种种遭遇：朋友的误会，亲人的不解，生活的窘迫——望月光如华，几朝月圆月缺；想人生苦短，几多悲欢离合，他忽然想起一位诗人的诗：

眼前漆黑，只闻大雨瓢泼，
偶有闪电划过照亮山河——

人生匆匆，能有闪电划过照亮生命暗夜，那未尝不是人生的大惊醒、大觉悟，这种惊醒和觉悟以青春才有的冲动和勇猛闪电般地在一个人平凡而平庸的一生中乍亮，这未尝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从这一点来说，老衣此番万里海疆之行应该没有遗憾了。

几经周折，记录老衣万里海疆之行的《走过万水千山和海》一书终于出版了，老衣的那段生活暂告一段落。老衣又回到电影厂去了，拍了不少新片，最近他的“大海环保公社网站”也开通了，看来，老衣的大海之梦是要继续做下去了。

在地球的日子里

衣无尘

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
如蝗虫掠过庄稼，
我们的梦，把自己惊醒，
同一天，同一个梦里，没有星星。

夜漫长，梦无多，披衣立，
钹灯下，
将灵魂订集成册，
在装帧的缝合中睡去。

宇宙的早晨，
千百万个太阳升起，
星际花，凄艳、端庄、秀丽。

摘一朵幽蓝的花，
走进星系墓地，
走近银河系，
回忆起
我们在时间时空中经历的
一些人、情、事、物，
在太阳系，
在地球的日子里。



神秘的东昌府



张彬

山东潍坊人，1998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

200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2005年出版《水灵魂——醉在西双版纳的日子》。

■ 张彬：梦有多远，路就有多远

最难忘张彬那双眼睛，像刀子一样尖锐而冰凉。

她总说她是蒙古人，因为草原是她灵魂深处的终极归宿。北方人的浩然和拓宕不仅流露于她的形表，更潜藏于她的内心。她的文字极尽唯美，但无法掩拭她骨子里的倔强和孤傲。

大多时，她低首无言，但偶尔的一眼，射出犀利的光。从那双不大的眼睛里我嗅出深藏的警觉和压抑。那种警觉在我读到她的文字时得以会意，那是一种抵制和反思——对所谓的现代文明，而极力压抑的，是对密林荒漠、高原雪域等自然原生态的迷恋。她说她身体里跳动的是一颗蛮族的尚未开化的心脏，周身流淌的是野性的血液，因而无节制地狂迷于没有被文明侵蚀的原初的生命状态，为每一个被文明遗漏的不足道处所感动。

她视尼采为精神先师，他们互相映衬，我能感觉到她无法溢于言表的激烈的悲情和打破什么的力量，还有深沉的伤痛。怀抱被鞭挞的老马放声大哭的尼采和抚摸着垂危的狗的特丽莎，是她的同路人。她仿佛与他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有人类行进着的大道走向

前世的家园。

但家在哪里？在辽远无边的蒙古大草原上？在西双版纳化不开的浓绿中？在守护了上千个晨昏的西藏云天里？还是在时时渴望逃离却又纠葛不清的现实中？

她梦想着在深山老林的茅草屋里，有一个自己的小巢，有一位如百兽之王般威严的丈夫，她愿意把一生的时间切割成无数个守候着火堆、等待他狩猎归来的日子。在每个夜晚，他们共同倾听风行在森林里的声音和彼此的心跳，共同期待新生命的到来。但梦之外，她却毫无力量地等待着宿命的安排。她向往平淡如水的生活，有一个爱人，一个孩子，然后把激情转移到画布上、画笔尖。

但我仍能感觉那只是间歇的休眠，她身上那股被压制的力量，会在某时刻像岩浆一样不可遏制地喷发。也许那时，她真的会抛弃生活，去向那个距离滚滚红尘只有 48 小时的世外桃源，重新张扬她那如瀑的激情和女人根性中永远无法掩拭的温柔。

张彬作品：曼打鸠

